

张福有(吉林)

省报刊行八十年，白山松水谱新篇。
揭穿假象焉居后，探索真知敢领先。
老树繁枝生果茂，初心使命续薪传。
今朝再鼓云帆远，报效人民不息肩。

蒋力华(吉林)

心情感慨万千般，七载时光两列班。
当值运筹和合力，居中汇聚畅通环。
欢呼网链联姻舞，博取微屏乘势攀。
荡气回肠歌一曲，红旗引导跨难关。

黄武泽(广西)

风云八秩笔为椽，浪涌松江润纸笺。
激浊曾挥匡世剑，持真敢写爱民篇。
千期墨洒白山雪，万卷情凝黑土烟。
聚力翻开新史页，弘扬正气颂尧天。

张锁龙(河北)

撰笔弘彰八十年，宏图大展纪程篇。
昔时追忆行刊久，近事常新报道先。
最是民生嘉祉系，犹从宗旨火薪传。
今朝一览群峰秀，家国情怀挑在肩。

《吉林日报》创刊八十周年志贺

王沛君(山东)

风云八秩忆当年，建社江城发首篇。
分合几番名始定，迁移多地报为先。
坚持尊旧精神守，大胆图新信息传。
科技振兴出版业，长将家国勇担肩。

龚大烈(四川)

大业宏图八十年，风云顺溜入华篇。
高怀每向白山顶，浩气源于福祉先。
点点墨痕香独份，张张擘画梦无边。
更新万象星河月，剪辑清辉印铁肩。

王 成(长春)

八秩耕耘不计年，墨融松水著鸿篇。
文能载道理坚挺，学以资行信在先。
笔底沧桑铭史册，民间忧乐重如山。
今朝砥柱中流立，再启云程未歇肩。

张雅兰(延边)

穿越时空八十年，新闻报道尽佳篇。
弘扬国策勇居上，服务民生敢领先。
情系黑土功绩在，心牵松水火薪传。
诞辰今至同声贺，再启征途还并肩。

我与《吉林日报》的故事

仰望副刊这棵树

□鲁钟思

一

童年时，报纸“正刊”后面那片陌生的版面，是我文学世界的启蒙。字尚认不全的年岁里，便已囫囵吞枣地读了起来。陌生的字、词不时地横跳出来，给我留下不少疑惑与留白。靠着连蒙带猜，外加一点点想象，我竟糊里糊涂间闯进了报纸副刊里的文学世界，熏陶出一颗向往副刊的心。

“苔花如米小，也学牡丹开。”

六年级时，我在手抄报上煞有介事地写下“本期四开二版”，并填上一人身兼编辑、校对等数职的“戏言”，叫人哭笑不得。

当年经由副刊启蒙，与文字结缘，继而大学选择了文学专业的我，曾经那不切实际、高不可攀的梦想，忽然在日后的某一天，照亮了现实。

二

和《吉林日报·东北风》邂逅时，她正是意气风发的20岁。

2012年，硕士毕业的我，初入编辑部，满室报香。摊开的报纸上，一版纪实，二版东北大地、角色访谈，三版大众读书、真情表达，四版文苑茶坊、流行风潮隔周交替，均由著名书法家题写刊名。文字隽永而有风骨，图片或浓墨重彩，或淡雅写意，一瞬间，老牌副刊的雅正之气扑面而来。从这一刻起，我的人生和《东北风》紧密相连。

作为《吉林日报》的副刊，《东北风》之名，兼具希望和生机的春风之意，又凸显了地理位置，雅俗共赏，朗朗上口。文化眼光与百姓情怀让她如同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，是《吉林日报》最靓丽名片之一。

主编赵培光老师时年50来岁，留着一头花白半长发，戴着厚厚的眼镜，赤子之心，文气萦怀，是《东北风》创刊时的元老之一。赵老师嗜好读书、看报、写作、编稿子，“对每一个文字都想入非非”，常常为了斟酌一个字，冥思许久，满意了方肯罢休。为求精益求精，他甚至一遍一遍不厌其烦地修改稿件，校对和照排老师都怕了他，戏称“一片红”。可以说，《东北风》是他几十年的心血之作。

副刊的人低调、简单，中午闲暇时大家谈天说地，说起某场电影，谈起某本书，俨然小小的“桃花源”。某一天，看着每期堆攒成山的《东北风》样报，赵老师托了托镜框，若有所思地喃喃道：《东北风》是《吉林日报》的“后花园”，经过春的播种，夏的耕耘，秋天到了，她将收获累累果实。

我们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，深以为然。一部副刊史，半部文学史。报纸副刊从诞生起，就提供了可以长时间品鉴、赏味的精神食粮，见证了文化和文学的流变。中国现当代文学中，鲁迅、沈从文、老舍等文学巨匠自报纸副刊起步，孙犁、林海音等文编双绝的副刊编辑，亦不占少数。

随着与《东北风》的牵绊渐深，我也从赵老师那里得知了《东北风》早年辉煌而艰辛的“创业史”——

《东北风》诞生于1992年。创刊之初，一版纪实、二版人间、三版文化、四版文海撷珍，开创了副刊4块版的先河。1993年，《东北风》“人间”版，萃集成书，引得一时纸贵。

如果让时光倒流到30多年前，我们会见到一群踌躇满志的副刊前辈——他们的主编王熙元、继任主编孟令哉与意气风发的赵老师等。那一年，他们立意深远，策划精准，深入北京、上海等地，向当代文坛上的名家巨擘约稿。所谓“记者的财富是线索，编辑的财富是作者”。这些来自长春的编辑们，胸怀大志，求文若渴，文脉嘛，自然越积越多，渐成风尚，何止东北，还将这股来自白山松水的清新劲风浩浩荡荡地吹向了全国。

也是从那时起，秦牧、刘绍棠、郭风、王蒙、张中行、梁晓声、刘心武、从维熙、冯骥才、蒋子龙、郑逸梅、单复、潘旭澜、流沙河、张抗抗、叶文玲、海笑、忆明珠、石楠、贾平凹、赵本夫、吴若增、木青、肖复兴、韩小惠、林非、秦绿枝、王宗仁、韩石山、石钟山、石英、王英琦、毛志成、赵丽宏等名家陆续投来文章，并且寄予厚望；而省内的专家、学者、作家们，更是

常年为《东北风》增光添彩。

就这样，依靠大作家，力推小作者，四方文脉如养分般汇聚，让《东北风》这棵大树，在白山松水的吉林大地上，迅速抽枝散叶，蔚然成荫。多年来，《东北风》一如既往地秉承高雅、深沉、真切、隽永的风格，以文质兼备、质量上乘的作品，献给读者朋友每一期4部精心写就的“诗篇”，成为“领先吉林、声震东北、影响全国”的文化品牌！

三

2016年，我由《东北风》副刊记者转变为副刊编辑，负责“东北大地”“故事人生”版，见识了更多文字里的人间百态与凡心偶炽的瞬间。

对文学爱好者来说，《东北风》就像是平凡劳顿后，迈着沉重步履回家后的四时家常小菜，虽不是珍馐，却包罗万象，暖心暖胃，让人记挂、惦念……他们爱文如痴，只要时间允许，总会熟读《东北风》刊发的每一篇稿件，平日常里笔耕不辍，偶有作品见报，惊喜之余更添小得意。

一位尹姓作者，打工多年，每年年初总是想要《东北风》上一年的合订本，《东北风》的文章陪伴他一年又一年。他说，《东北风》带给他家一般的温暖。

一位高姓大姐，最喜在农活之后，写下她心中的自然万物，她文笔俏皮中带着坚韧，是生长在东北乡间的“李娟”。

一位雷姓老人，年近耄耋，仍一次次地送来他手写的稿件，偶有刊发，电话那侧恳切真诚，难掩激动，令人动容。

一位刘姓退休师傅，多年来孜孜不倦地写作、投稿，几年前加入省作协，如今已是小有名气的省内作家，并向中国作协扬帆起航。

……

这样的故事很多，多到我置身其间，感受到的是此前生命中未曾有过的欣慰与满足，也更能理解赵老师最喜欢的那句“春风放胆来梳柳，夜雨瞒人去润花”。因为热爱，我们相遇在副刊；也是因为热爱，我们敬勉情深地记录着大时代里的小故事，生命中的光和爱。

在全国报纸副刊版面量式微的当下，读者仍真心地认可《东北风》，期待《东北风》的每一期出版。《东北风》提供的，正是这样一种抚慰人心、创造可能的精神力量，以及与时代和人民同频共振之下永不褪色的党报文艺底色。

四

没有人永远年轻，但热爱副刊的人们永远年轻。

2019年，《东北风》迎来了多才多艺、认真敬业的龚保华主任，她以女性特有的细腻与柔情，带领我们继续“风吹东北”。鉴于当时编辑部里清一色都是女性，龚主任宛若大姐姐般，全心全意地关爱照顾着她的这些副刊小妹们。所到之处，让人如沐春风，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在此刻得到了具象化呈现。

2024年，刘怀主任继任《东北风》主编。作为我们心中的才子，刘主任机智幽默、洒脱不羁，自带一股名士风流；更有一双对待文字精准敏锐的慧眼——无论在编发还是采写中，他总能不落窠臼，点评或创作皆一语中的，字里行间充满思辨色彩。全新专版“行吟吉林”“问道吉线G331”应运而生，不知不觉中，《东北风》在全国报纸副刊之中，已然蹒跚出了一条守正创新之路……

时代在变，媒介在变，副刊也在变。风吹东北30余年，《东北风》如今已成长为党报后花园里一棵亭亭如盖的大树，硕果累累，丹桂飘香。《东北风》为读者营造的那片精神桃源，其滋养心灵、温润时光的功能，却一如既往地，从未改变。

总有一些深度需要沉潜，总有一些美好值得留驻。当年那个憧憬报纸副刊的小学生，如今仰望着副刊这棵树，感受着文字的雨露花香、鸟鸣吟唱，终于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模样。感谢《东北风》，让文字和梦想郁郁葱葱地生长，也让我们这些和副刊命运休戚相关的人，在更辽阔的世界中领略生命中的真、善与美。

1998年冬，我在吉林市郊区的老房子里第一次摸到《吉林日报》。那时我刚上初中，父亲在县印刷厂当校对员，总把当天的报纸裹在蓝布包袱里带回家。报纸边角沾着油墨香，头版标题“长白山下备耕忙”，被他用红笔圈了又圈——后来我才知道，那是他作为老报人的习惯，像守护自己写的诗。

那时的我总觉得报纸是“大人的世界”。直到某个飘雪的傍晚，我在教室后窗看到王老师蹲在操场边，就着路灯读报。她的围巾被风吹得乱飞，手指冻得通红，却像捧着什么宝贝。我凑过去，见她在读《吉林日报》副刊的一首诗，题目叫《致雪乡的邮差》。“你看这句‘脚印是大地的标点’”她转头对我笑，“是不是比课本里的修辞更动人”？那天回家，我翻出作文本，第一次试着写：“妈妈的手像老报纸的纸页，揉过皱纹，却藏着热乎的玉米饼香。”后来这篇短文竟

我与《吉林日报》的三次相遇

□阮子旭

登在《吉林日报》“校园风”栏目，编辑还写了编后：“少年的眼睛，最能看见生活的诗行。”我捧着报纸跑去找王

老师，她用红笔在复印件上画了满篇波浪线，“你看，报纸就是把普通人的光，叠成星星。”

第二次深刻的相遇发生在2012年。我大学毕业回到吉林，成了县融媒体中心的一名记者。那年春天，我跟着农业科技特派团去蛟河山区采访，在松江镇永丰村，72岁的李大爷攥着我的笔记本掉眼泪：“姑娘，我家那三亩地，种玉米总涝，种大豆又招虫，报纸上说的‘秸秆还田+轮作’到底管不管用？”我翻遍背包里的《吉林日报》，找到半年前刊登的《黑土地保护性耕作在吉林》系列报道，指着上面农民老周的采访记录：“您看，

雨季如期而至，窗外的榕树叶子

湿得发亮，沉沉垂向大地。镇里办公室的旧桌面上，文件纸张吸饱了湿气，软塌塌地卷着边。我的指尖抚过一沓旧材料，触到一份微黄的《吉林日报》。它悄然蛰伏在故纸堆里，像一粒被南风误送至此的北国种子。

这北国的声音如何流落至此？后来才知，是区里流转下来的材料夹带了它。初读时，字里行间尽是陌生生物：“苞米”“雪爬犁”“酸菜缸”……这些词句如同异域密码。松花江、查干湖，这些名字在唇齿间碾过，只觉是未曾谋面的远客。可目光落到那些乡镇干部走村入户、调解纠纷的记述，又觉得无比亲切——那字里行间奔走的辛劳，竟与我日夜蹒跚的闯关山道如此相似。报纸上的霜雪仿佛也落在了我的肩头，那寒冷竟有几分熟稔。

南窗下的北国消息

□吴 玥

渐渐地，在故纸堆里翻寻这份北国消息，竟成了某种习惯。一日清晨，在报纸边角不起眼处，瞥见一则小报道：为应对潮湿天气，防止存粮霉变，中储粮榆树直属库专家提出在粮囤底部铺设隔潮层、定期用草木灰吸湿的土办法。读到此，我心头猛地一动，眼前立刻浮现出村民老陈愁苦的脸——前几日走访，他刚揭开米缸给我看，一层细密的灰绿绒毛正悄然爬上白米。那股粮食受潮后特有的、带着土腥气的闷味，似乎又萦绕在鼻端。原来千里之外，也有人正为着这关乎生计的、微小又具体的烦恼而绞尽脑汁。这薄薄纸页，自此在我眼前豁然敞开，成了窥见另一种坚韧生活的窗口。

我将这北方的“智慧”讲给同事和几位常来办事的老农听。大家初时半信半疑：“草木灰？那东西管用？”我们这湿气，可比东北厉害多了。”雨季的湿气无孔不入，老陈家的米霉得更厉害了。我寻了些干净的木屑和草木灰，又找了几

他跟您一样的地，去年亩产还多了两成。”那天傍晚，我们蹲在田埂上等农技员，李大爷突然说：“我信报纸，就像信后山的红松——根扎得深，风刮不垮。”后来这篇报道推动了全县20个村的耕作方式改革，秋收时我再去看李大爷，他举着金黄的玉米棒说：“姑娘，你帮我报

纸上的字，变成了地里的粮。”第三次相遇来得更温暖。2020年疫情最紧张时，我在社区做志愿者，每天凌晨5点去物资点搬菜，总能看见单元楼里的张奶奶戴着老花镜，坐在窗台上读《吉林日报》。她的儿子在外地工作，女儿在医院抗疫，老伴儿刚做完手术。有天，我把当天的报纸给她送去，她指着头版上的照片说：“你看这护士姑娘，跟我闺女穿得一样白。”又翻到社区专版，“这里写的‘敲门行动’说的就是你们这些娃娃”。那天之后，我开始在《吉林日报》客

户端写“战疫日记”，记录物资配送时的暖心小事、邻人间互相送菜的温情。有位读者留言：“看这些文字，像冬天里喝了碗热粥——原来我们都在好好活着。”后来社区给我颁了“最美志愿者”证书，奖状旁边压着张奶奶剪的窗花，她说，“这是照着报纸上的剪纸教程学的，配你写的那些暖心事儿”。

今年春天整理旧物，我翻出压在箱底的剪报本。突然想起父亲说过的话，“报纸是时间的容器，装着每个时代的呼吸”。从铅字到云端，从4开小报到全媒体矩阵，《吉林日报》像一棵根系深广的老树，春天抽新芽，秋天结硕果，每一片叶子都映着普通人的故事。

毕竟，每个认真活着的人，都是时代的执笔人。

一个闲置的旧瓦缸，在村委会干燥通

风的储藏室里，依葫芦画瓢地试验起来：缸底先厚厚铺一层木屑，再均匀撒上草木灰，最后才小心地倒入米粒。瓦缸口蒙上透气的粗布，再用砖头压实。初时，老陈总是不放心，隔三岔五就要来看看。待到连绵的阴雨终于过去，他小心翼翼地揭开布，扒开表层的米——底下的大米粒粒分明、干燥清爽，那股恼人的霉味竟真的消失了！他粗糙的手指捻着雪白的米粒，眼神里闪烁着难以置信的亮光，嘴角慢慢咧开：“嘿，这北方的法子，还真灵！”那亮光，仿佛穿透了千山万水，是北国黑土地赠予南国米缸的一抹暖阳。

后来，纸质的报纸流渐稀，我也被更繁冗的事务裹挟。但那份《吉林日报》并未消失——它在我的工作电脑里找到了新的栖所。偶然点开其电子版，竟发觉它

已非当年模样。版面舒展，色彩鲜活，昔日的铅字油墨芬芳，已悄然融入数字时代的云端绽放。指尖滑动屏幕，从“政策解读”的庄重到“东北风副刊”的鲜活；从黑土地上的春耕秋收到城市发展的活力脉动，包罗万象。我甚至找到了当年那个刊载储粮防潮小办法的“乡村服务”专栏，如今它已枝繁叶茂，像老树新发的枝丫。屏幕的光映在脸上，指尖滑动间，那些关于土地、关于村庄、关于普通人如何坚韧生活的故事，依然带着熟悉的温度汩汩涌出。只是传递这温度的载体，已从泛黄的纸页，化作了指尖流淌的光影。这80年的老树，竟在云端开出了如此繁盛的新花。

窗外，南国的雨声淅沥如旧，敲打着油绿的榕叶。纸页会泛黄，油墨会淡去，但那土地深处生生不息的脉搏与回声，那关乎一粥一饭的朴素智慧与守望相助的暖意，却总能穿透千山万水，抵达每一个守望的窗口。